



绝爱封箱： 张国荣

Colin

师永刚 沙 林
作家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5373

绝爱封箱：

张国荣

师永刚 沙林



K805
1813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爱封箱——张国荣/师永刚, 沙林编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4

ISBN 7-5063-2660-4

I. 绝… II. ①师… ②沙… III. 张国荣 (19562003) - 生平事迹 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5025 号

本书稿文字部分参与写作与资料提供者萧宇、许中云先生。
照片由香港《明报》、台湾《时报周刊》、《香港亚视》、洪少葵先生、许中云先生等提供。

绝爱封箱: 张国荣

编著: 师永刚 沙 林

策划编辑: 王宝生

责任编辑: 韩 星 苏红雨

封面设计: 曹全弘

内文设计: 宇成春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×965 1/18

字数: 60 千

印张: 8 插页: 3

版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660-4/I·2644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夜阑静 有谁共鸣

风继续吹 不忍远离

无言是此刻的冷静 笑问谁 肝胆照应

风急风也清 告知变幻是无定



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.er Tongbook.com



目 录

序

第一章 他比烟花寂寞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孤独的童年让他无法释怀..... | 8 |
| 有异感的少年所可达到的“异度空间”..... | 12 |
| 渴望被爱的男人永远在输不起的阴影中徘徊..... | 14 |
| 想当英国绅士..... | 16 |

第二章 坚强的泡沫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六姐给他五元钱，过海后开始全新的人生..... | 20 |
| 在嘘声中开始星路新途..... | 22 |
| 从此对女人失去兴趣..... | 24 |
| 初识唐鹤德..... | 26 |
| 陈百强——与他性格有相同律动的人..... | 27 |
| 好运是如何来的..... | 31 |
| 与谭咏麟的龙争虎斗..... | 35 |
| 寂寞高处不胜寒..... | 40 |
| 歌坛之外的迷离恍惚..... | 44 |
| 香港歌坛上的“春秋无义战”..... | 47 |
| 人生最灿烂的瞬间..... | 50 |
| 一个乖巧而又伤感的人..... | 55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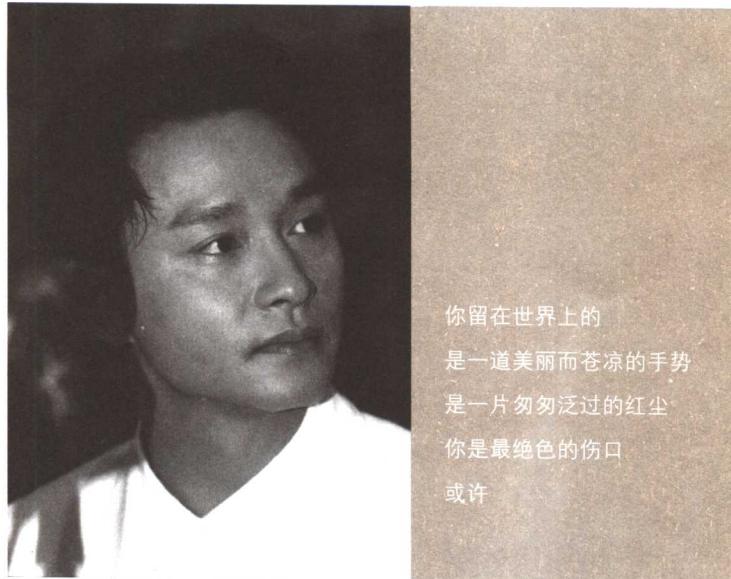
RBB93/05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三章 | 花非花的旦角时代 |
| 在北美的森林边感受孤独 | 57 |
| 重返娱乐圈 | 60 |
| 六十年代情结 | 62 |
| 美艳之暴露 | 66 |
| 让人怜惜之美人 | 68 |
| 毒辣的美 | 74 |
| 小资评论家嘴中的美人形象 | 77 |
| 想学姜文 | 80 |
| 第四章 | 浮艳的洒脱 |
| 新的放浪 | 84 |
| “没有守住的寡妇” | 88 |
| 对衰老的反叛 | 92 |
| 第五章 | 一生苦乐 |
| 苦酒满杯 | 94 |
| 喜欢享受舒适 | 97 |
| 有一个梦想 | 100 |
| 最尴尬的事 | 104 |
| 脆弱是他的名字 | 106 |
| 谁肯为情而死? | 107 |
| 专一要如程蝶衣 | 110 |
| 最好的都已过去了 | 113 |
| 《异度空间》之遗迷 | 114 |
| 眉目如画生不逢时 | 119 |
| 风继续吹 不忍远离 | 121 |
| 附录一 | 张国荣年表、档案、电影及音乐年表..... |
| 附录二 | 十年一星陨落宿命难破..... |

序

像一片枯叶，
飘落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街头。
在纵身扑下的那一刹那，
他的脸上一定浮着一抹自嘲的笑，
和他以往低着头，
侧着脸，
悄悄摆在脸上的笑容一样。





你留在世界上的
是一道美丽而苍凉的手势
是一片匆匆泛过的红尘
你是最绝色的伤口
或许

四月的夜晚，微风轻吹，窗外璀璨的灯火让人无法入睡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一个无法忘记的人，思念之痛仿佛细沙穿过寂寞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耳边只有风雨声……

那个化蝶而去之人，在愚人节的黄昏里将自己变成了永恒。他那如泣如诉的哀怨歌声，风华绝代的冷傲身影，红葡萄酒般凄美忧郁的眼神，恍如春蚕抽丝，绵绵不绝地织成一张大网，打捞着我们点点滴滴的回忆。不经意间发现，一段细若游丝的歌，一个魂牵梦绕的影，已成为我们青春年少时的载体，融合了那么多的眼泪欢笑，那么多的浪漫柔情，那么多的伤感迷惘，成为了心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他就像灯火阑珊处一个凄凉古典的剪影，谁都无法真正靠近，他嘴角牵动着忧郁的微笑，随时准备挥挥衣袖，随风而去。生活之于他，无疑为艺术；艺术之于他，无疑为生活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灯蛾，在激情的熊熊烈焰中痛苦地挣扎思索，走进镜头的第一天，他就没有出来过；他将自己当成了

舞台上完美的玩偶，竭尽全力去取悦喝彩与掌声，尽管他成就了事业上的神话，可从童年起他的心就一直在孤独寂寞地漂泊。他曾说，世界上有一种没有脚的鸟，它的一生只能够一直飞翔，飞累了就睡在风中。这种鸟一辈子才会落地一次，那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刻。

或许他真的累了，想找个枝头栖息片刻，安静地梳理一下半生的心事，过一种崭新的生活。鬼使神差，他推窗凭栏远眺，蒙蒙烟雨触动了万千思绪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恍然间人生如梦。然而梦不可追，韶华易逝，追求完美的他“不许人间见白头”。他欣赏林黛和詹姆士·狄恩英年早逝，给影迷留下最美好的一面，于是选择了纵身一跃……

生命是如此短暂和脆弱，命运也给了我们不同的选择，当生命之花悄然绽放，死亡之吻不期而至时，轮回的谶语又要灵验了。生命诞生的方式千篇一律，而生命完结的过程却变化莫测，有人像彗星般灿烂夺目，有人像蜡烛般凄冷寂寞，不管是谁离去，只要是生命，都有理由去唱挽歌。

很多时候，怀念是一种不可触摸的疼痛，然而只有痛定思痛，才能懂得生活的价值，人生的意义。我们为之倾倒的人谢幕





而去，再也听不见旧人与新欢的闲言碎语；如果我们还尊重生命，想让创造艺术美的精灵翩翩起舞，那就静静地去看，去听！

谁的人生都会成为历史，你往回看，你一生的劳顿其实只是为了一件事情的到来，所有的一切努力其实只是一个结局。张国荣在最后一刻，正是选择了以飞翔的姿势，与这个世界作别。他的歌声、电影与他所创造的人生，其实有多少不是他在生活中的暗影与再现？他不过是在用死来给自己的电影写一个结尾。

至于这个结尾是否完美，谁也无法判定。

第一章

他比烟花寂寞

不羁的风

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

我说我最害怕誓盟

若为我痴心 便定会伤心

我永是个暂时情人

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

快慰过了便再独行

浪漫过一生 尽力笑得真

掩饰空虚的心童年有梦



孤独的童年让他无法释怀

张国荣的本质是柔弱的，他有一种很情绪化的诗人内质。这种气质的人童年大多是孤独的。童年就像一个诗意的酿池，眼泪、孤独、寂寞、爱和渴望都在里面发酵，一个像罗马神话中临水自爱，顾影自怜的少年一样的孩子生长在这里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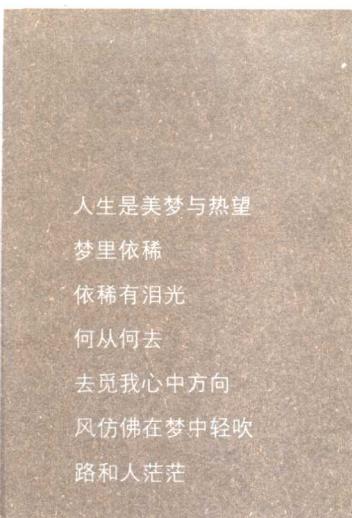
张国荣一生没有摆脱童年情景。在二十世纪心理学中，童年情结被认为是影响一个人最大的因素之一。童年，像宿命一样给了张国荣的一生抹上忧郁的色彩。

对于张国荣来说，那已经过去的孤独与失落，每每到了人生关键时候便显现出来。

他出生于一个大家庭，父亲是香港出名的洋服商。父亲是手艺人出身，完全靠自己的打拼挣得一个好家世。他一生有十个子女，完全是岭南人的信念，多子多福。

1956年的香港还没摆脱上海的阴影，经济上没有显露出后来的亚洲“明星”的光芒，但张国荣的父亲在商界已经小有名气。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，穿洋服是场面上所必须的，同





时又有太多的欧美人士登临这块香岛，西方人的穿戴习俗，日益影响着这个小岛上的东方人。张父的裁缝手艺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，他甚至遇上了给来港的好莱坞的大牌明星马龙·白兰度做洋服的机会。这对提高他的名气可是再好不过了。

在香港的五十年代的温柔风雨中，张国荣诞生了，那是1956年9月12日，他上面有九个哥哥姐姐。他排行最尾。他本应受到宠爱，但父亲跟母亲不合，这是张国荣一生悲剧的开始。张国荣很喜欢他父亲，但父亲一年到头除了节假日，很少归家，生意忙是主要原因，跟妻子不合也使他不愿意多在家里停留。

张国荣的母亲一方面需要帮手照料家里的生意，一方面因自己的婚姻不如意而心情不佳，很少有闲情顾及众多子女。从小，张国荣的兄姐们都和父母分开住，张国荣同样如此。

一直关心和照顾他生活的，只有家里的一个佣人六姐。因此，张国荣对自己的父亲只有好感没有什么感情，而母亲与他



和兄弟姐妹们同样有很大隔阂，互相难以沟通，谈起话来如陌生人一般客气。

尽管张国荣非常疼惜家里每一个人，但说到家事，他仍然满腔遗憾，尤其是那个寂寞得可以的童年，他更是无法释怀。

“我从没和爸妈一起生活过，长大之后，和阿妈在宝丰大厦住，合不来。小时候最需要被关注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和我一起经历，现在和阿妈就像一对普通朋友，会在经济上支持她，像朋友多过亲人。”张国荣后来说自己说，和妈咪的关系甚至生疏过一般朋友。反而是从小照顾他的佣人六姐，在他心目中占更重要的地位。

他曾笑言，时至今日，母亲到他家做客，还会客气地会问，“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啊？”这对他，实在可说是一个悲哀的讽刺。

张国荣小时候是一个安静和忧郁的孩子，像一切敏感而聪明的孩子一样，他在心里建设着自己的大厦。

“我是不爱吵闹，没有声音的小朋友，任何人来我家，你在厅，我在房，你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，婴孩时期已经是这样。懂事之后，觉得家里很混乱，有好多人物，但没有一个关心自己，惟一最疼我的是工人，三年前也过身了。你问我他们是否很珍惜我？可能是，但小时候最需要的关怀和爱护，永远都无法弥补。最上的八哥比我年长八岁，还可以和我玩什么？没人理，没人教，大姐和我相差十八岁，可以沟通是长大之后的事情。”

没有尝到过母爱是张国荣一生的大遗憾，而父爱虽有但遥不可及也是他心中一疼。他曾说过，“阿爸疼我是无条件的，阿妈对我好好，是有条件的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今日我不是张国荣，阿妈对我的爱会有所保留。

“阿爸已经去世，但我始终觉得，他对我的爱全无保留，只是他不晓得表达。他是个极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喜欢花天酒地，不晓得关怀家人，男人很多都是这样的。但自小我就知道，我和他说话，他是有耐性去聆听的，阿妈是完全没有。所以到现在，我和阿妈连一句心里话也是无法交流的。”

童年的家庭境况在张国荣的心里留下很大的一块阴影。有人说他的性格中有强烈的“渴望溺爱”的成分，这也许与幼时的缺乏关爱有关吧。

父母婚姻的不和谐也伤害了他，从小张国荣已经深感到婚姻之不可信任。小时候，他看见别人结婚反而伤心大哭。成年以后，他更时时把“婚姻是一种无形的负累”一类的话挂在嘴边。“如果相爱，没有这一纸婚姻证明书，都可以过得很好。如果要分手，有这一纸婚约也改变不了什么。”这样彻底的怀疑论，很难说不是由于家庭的影响。

回首童年，“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得，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留恋。”在一次访谈中，张国荣用了这样的话作总结。